



文
選

和6
505
12



大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李周翰

劉良 呂向註

贈答四

贈王太常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是雕琢後未入自然風勢也

玉水記

方流

璇源

載圓折

善曰尸子曰凡水其折者有玉其圓折

者有珠也

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

蓄寶每希聲

雖祕

彰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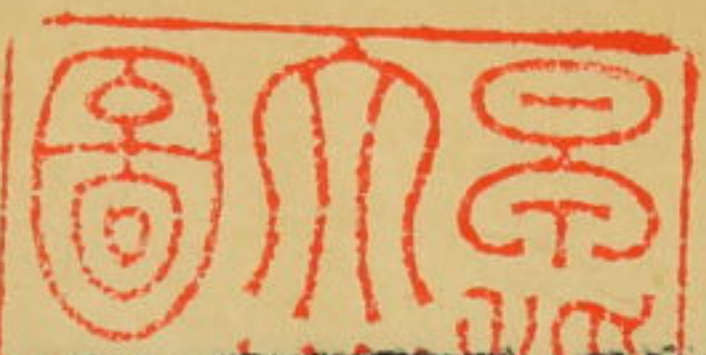
善曰老子曰大

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

徹也

翰曰水之蓄珠常有音聲雖然祕密光

和
門 號 卷
505
12



玉泉苑風等
後卷二第
五第
所重非詩字本
色

明治三六年
九月二十六日
購本

明亦通於上喻君也**聆龍**聆九淵善作聞鳳窺

丹穴善曰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說文曰聆察也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良曰

九重之淵龍所居也丹穴歷聽善作唯

山名也鳳鳥所從中出也**然觀時**善作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五臣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

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爾雅曰列業也銑曰觀見敷布

烈美也言歷聽豈有多士然獨見僧達可為時哲矣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朝之美也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耆善曰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爾

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向曰懋感被加耆老也言德輝可以盛邦國之美芳風可以加

鄉老之化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音翳善曰周幽人貞吉殷仲堪詩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濟曰則不敢正謙詞也邑外曰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幽居於邑外林間時晏開器迴長

門常晝閉言無事也**者轍**善曰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翰曰林間里門晏晚

亟數也林中之門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淡羣化徂生入

窮節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決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

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良曰

澆及也靜思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豫往誠

既往之年入此窮暮之節喻已年老也

歡歌悲來非樂闕善曰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

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

玄禮記注曰闕終也銑曰豫逸歇息也逸樂

之往信勸之息也凡奏樂而喜樂屬美謝繁翰

闕而悲言今悲來自傷不因樂闕屬美謝繁翰

遙懷具短札祖黯切善曰屬猶綴也謝猶慙也

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

事然遠寫懷抱具短札之中札筆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五言善曰集

敬宗 濟曰顏延年從兄 顏敬宗也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不其雕琢正足德容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善曰淮南子曰南方

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

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

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闕息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 翰曰言正炎熱

時塵氛煩鬱 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善曰賈

至晚乃息也 側聽風薄木遙

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

夜良日闕偶猶無對也

睇月闔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善曰法言

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

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

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

曰蟋蟀 銑曰睇視也言聞風聲迫林

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

蛩也先秋謂秋前聞也

歲候初過半荃蕙豈

父芬

善曰楚辭曰時蠶蠶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則知時

候過半荃蕙香草也豈能父芬者亦自傷也

屏居側物變慕類抱情

殷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謂然以惋歎抱情不得敘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濟曰屏退也

類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退居痛九逝非空思物之變化思慕朋類而情殷憂也

七襄無成文善曰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兮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翰曰言我魂一夕九往豈空自悲思所思者君也但恨七反而不成文章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

善曰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

踐祚遷都官尚書良曰延年時為太子舍人故有此贈答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婉得含怨是福詩此最得後急之中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譬眾星之環極洋赫義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銑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眾星之環北極設險謂禁衛也祗猶敬也工官也言守衛

兩闡阻通軌對禁限清風兩闡敬天子官也

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向曰兩闡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

館徒歌屬南塘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

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塘

東館謂東宮舍人居之徒空寢與鬱無已起觀

辰漢中善曰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與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

曰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

也或病或起思君之深也辰流雲藹青關皓月

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毛詩

曰搔首踟躕夏侯中答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

遙思漏窮言曉也良曰流雲行雲也藹暗也關門樓也踟躕不安貌清防謂屏風也徙倚徘徊

細也漏刻漏也漏君子此芳訊感物側余衷惜

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善曰演連珠曰肆義芳

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貴于丘園束帛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銑曰君子謂鄭

也芳訊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也惜

傷也高松喻鄭公言我傷無丘園之美做學彼

高松貞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善曰知汝之

賢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

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

求善價而沽諸向曰謂鄭所贈詩有知言

誠信之貫我之才薄不能充所贈詩之美價也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善曰樹絲桐欲播之

魏文帝書曰

嘉賜益膜爾雅曰賜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
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
異絲桐之間哉濟曰何以銘記嘉
善之賜將樹絲桐為琴瑟播之樂章

和謝監靈運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
運為祕書監也翰曰監祕

書監也和前靈運
贈顏范二中書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
之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

中書侍郎
侍郎 倚卷多意教

弱植慕端操

善曰左氏傳鄭子
產如陳曰陳亡國

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
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窘步周易曰先
迷失道後順得常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言
少小立身慕端直之操急步追之常恐先迷失

其正寡立非擇方

刻意藉窮棲善曰孫卿子曰
寡立而不勝堅

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
其所又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
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
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

注曰山處曰棲銑曰寡於立身不能擇方正
之道以佐時常刻其志意假借幽棲以成其節

伊昔邁多幸秉筆侍兩闈

善曰陸機荅賈謐詩
曰伊昔有皇左氏傳

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曰士茁謂
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闈謂上臺及東宮也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徙太
子中舍人轉太子中庶子上臺謂文帝也東宮
謂太子也又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向曰
伊惟邁遇秉執也兩闈謂中書侍郎及太子舍
人雖慙丹腹施未謂玄素睽音奎善曰丹腹
也

別也盧諶荅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周
易曰睽者乖也尚書曰惟其塗丹艱 濟曰丹
艱喻榮祿也睽別也言雖蒙榮祿 徒遭良時諛
之施終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

彼王道奄昏靈 音埋 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
義篇曰諛諛佞也方言曰奄遽也昏靈喻世亂
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靈 翰曰良時明時也諛

傾奄義靈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 人神幽明
覆而王道久已昏暗謂少帝之日

絕朋好雲雨垂 善曰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
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

張載詠懷詩曰雲垂雨散心乎愴而 良曰謂
謝晦等作亂絕其祭祀朋好各出如雲雨垂離

也 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善曰謂之始安郡
也賈誼有弔屈原

文楚辭曰蹇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
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

葬蒼梧之野 欽曰弔問也屈 忠而
逐自投水而死我余被出同之故問於洲浦

山名舜葬處 嶺徑也 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萸
音啼 善曰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欵秋

草也 向曰緒風相續不斷之 跂企 予間衡嶠
風留萸香草緒結以贈遠人

眉月瞻秦稽 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

毛詩曰昔月余還歸哉孔韓會稽記曰秦望山
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絕書

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
會稽 齊曰跋舉踵也嶠山頂也言我間隔此

山謂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
稽山也言何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 皇

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 善曰皇聖謂文帝也孫
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

曲潤有包腴 淨有韵

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 善曰皇聖謂文帝也孫
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

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

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韓曰

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需之善曰惜無雀善曰

善曰起也起沈泥謂誅謝而徵已也趙簡子歎曰

雉化何用充海淮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善曰

為屋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瑜切良曰借

傷也自傷不能同此之化將何用以充在海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萊采芙蓉昔宇翦棘開

舊畦善曰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

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閭楚辭曰處

玄舍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修庭樹蓬鄭玄周

禮注曰次闔苦也廣雅曰葦覆也左氏傳戎子

駒支曰驅其狐貍剪其荆棘孟子曰病于夏畦

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銑曰去國

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也蓬萊草

也茨茅葦修也言采茅修昔時之屋翦棘荒棘

理其舊田五物謝時旻年往志不信善曰言

十畝曰畦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

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借俱也

俱亦齊同之意也向曰萬物退落親仁敷情

歲時既晚年已往矣而志不能俱遂親仁敷情

昵興玩善作究辭悽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

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齊曰敷布究盡也言靈運

之詩布情相近而我興芬馥歆蘭若清越奪琳

玩可謂盡辭之悽切也善曰吳都賦曰芬馥胎蠻說文曰歇息也一

珪善曰吳都賦曰芬馥胎蠻說文曰歇息也一

曰氣越泄也禮記曰音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翰曰

蘭若香草琳珪美玉也言靈運之詩芬芳清越

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善曰易

香草之音氣

善曰易

盡言韓詩曰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良曰盡我之言非所能報其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有也

荅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

王僧達

善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

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銑同善注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

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向州縣名仲連魯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每西畔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善曰言璋璋之麗既光

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濟曰璋璋王也喻長卿文府謂文章為府庫之富精理謂精微之理君子聳高駕塵軌實

為林

善曰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

君子之林也銑曰君子喻延年言崇情符遠高駕之軌與清塵可並二賢為林

迹清氣溢素襟

善曰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翰曰崇高符同素本也

高情同往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本心

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寒榮共偃曝

五臣作暴春

醞時獻

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

曰浮沉猶盛衰也相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

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良曰結游謂結交游略謂簡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者亦去浮薄取沈深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日以多其謂相獻而斟酌也

聿來歲序暄 輕雲出東岑 善曰謂相獻而斟酌也

聿來 善曰聿來也

歲序暄 善曰歲序也

輕雲出東岑 善曰毛詩也

多秀色 揚園流好音 善曰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揚園之道又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向曰秀色謂麥初秀而色美揚柳也流好音謂春鳥也

歡此乘日暇 忽忘逝景侵 善曰言人壽不聲也

歡此乘日暇 善曰言人壽不聲也

忽忘逝景侵 善曰言人壽不聲也

留與景俱逝而壽損 善曰言人壽不聲也

幽衷何用慰 善曰言人壽不聲也

侵故之侵也 莊子牧馬童子謂帝曰君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濟曰言歡樂乘此暇日之美 其光景忽忘逝日之侵我年也

翰墨交誼吟 善曰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吟君之文章 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慰但歌以安我心也

棲鳳難為條 淑賦非所臨 善曰鳳不棲故曰難為也 良曰言君文章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為待鳳之條淑善賦賜也言不堪當所賜

誦以永 周旋匣以代兼金 善曰左氏詩也 作詠 周旋匣以代兼金 善曰左氏

周旋匣以代兼金 善曰左氏

傳太史克 善曰左氏

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魏兼金一以當好金也 銑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周旋藏之於匣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五言

謝玄暉 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也 呂僧珍齊王法曹也

先有贈 鍾玄夜似陶名似王 故答之

侯清如松風 酒已漸不居

結構何迢遞

通

曠望極高深

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

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遞高也何者自問也言遠盡見高深也

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猿

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善曰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石崇

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翰曰言所居高窻中平對

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非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令自鳴聽之以為樂也

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善曰毛詩曰彼其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切切

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懷不可

量之美誰能勞寸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

離居銑曰瑤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我玉音玉

若遺金門步見就玉五臣山岑善曰音謂詩也

日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

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閭闔步玉岑向曰金門謂金馬門也言若能遺金門

步當見就我此山中也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

五言善曰集曰沈尚書約也齊同善注

謝玄暉

湘靈曰此於有原玉遺調但較輕游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善曰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

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為我卧理之

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疑此永幽棲胡安

陰盛農節箋笠聚東菑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疑此永幽棲胡安

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

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良曰南山曲謂宣城郡在山曲言淮陽猶理况此山曲與幽棲何

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箋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東臯也菑耕田也

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颼

楚嘉鮪聊可薦綠蟻善作方獨持善曰殷仲堪

掩閑庭晏然楚辭曰溢颼風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畧也釋名曰酒有洗

齊浮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也言郡內無事但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善

獨為飲宴而已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善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向良辰

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良

夢佳期阮藉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疑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

夙期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

在何處但夙昔思夢好期而已坐嘯徒可積為

此得
自及李沈朱實
身安元老杜情
憶立物然如從

邦歲已暮

善曰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

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

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日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日後漢成瑨為南陽太守為邦謂為郡守也

我坐嘯空久為已經一

年而無德化及人也

絃歌終莫取撫机

五臣作机

令自嗤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麻阮籍

武城宰以絃歌化言我於絃歌之化亦

無所取唯知卧病持枕令我自輕笑

暨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

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

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

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勳密以啓聞世

此言暉最有多待

音調最响造修

最精清氣極

已漸之度

起之理昔人云

雄摩子古位好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善曰呂氏春秋曰水

日夜流日夜不休毛

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

徒念關山近終

向曰言客悲與江流俱未央息

知返路長

善曰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

關山近終

日反路長

也毛詩曰兼葭蒼蒼

謝玄暉

譚云此法雅剛似平

宮雉正相望

善曰潘岳河陽縣詩曰

引領

見京室

望平善曰潘岳河陽縣詩曰

引領

見京室

望平善曰潘岳河陽縣詩曰

湘云秋何六句
星園山也題系
八句是反詠也

風雲三句
陽向柳云

如向年後用
長知誰意
甚動快

日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日京室謂齊郡丹陽也三版曰雉宮雉宮牆也
言與已正相望也金波麗鳩支鵲玉繩低建章善曰漢書

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
日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王
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栢梁災於是作建
章宮也扇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鳩鵲館名
麗猶明也建章宮名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

善曰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
王定鼎于郊鄩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
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荆州圖曰
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昭丘也銑曰鼎門
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昭王冢言馳暉不可接
我驅車至都門外乃思見荆州也

何况隔兩鄉善曰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
客無留輪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
日鄉所也向日旦至暮日光馳風雲五臣有
度尚不可保交接何况隔兩鄉也作煙有

鳥路江漢限無梁善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
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濟曰風煙之中常恐
有飛鳥來往江漢之水限關無橋梁也

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善曰毛萇詩傳曰古者鷹
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
之以嚴霜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
也委謂零落也言此恐寄言尉羅者寥廓已
讒邪之臣致害賢良

高翔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鷦鷯之翔乎寥廓之
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廣雅曰寥深也廓
空也良曰尉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鍾云起
也高翔言遠去也此喻讒人將害於已述作在後

酬王晉安五言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

傷上

丹經錄云南中
榮稿抽昂何
傍云樹彫石為
葉字云鴻雁
危中傍云雁
危中到多
星帝地乃以美
云云

謝玄暉

謝玄暉 謝玄暉 謝玄暉 謝玄暉

置即今之泉州也 銑曰晉安郡守 王德元也 酬者言先贈詩今有荅也

梢梢枝早勁 塗塗露晚晞 善曰爾雅曰梢梢 郭璞曰謂木無枝

柯梢擢長而殺也 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 向曰梢

日塗塗厚貌也 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向曰梢

梢樹枝勁彊無葉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善

之貌言厚露晚乾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 善

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檮碧樹而冬 生撥則抽字也 鴻鴈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

故曰寧知也 濟曰言晉安知有橘 拂霧朝青

閣日盱坐彤闈 善曰左氏傳趙鞅曰日盱矣說 早也青閣朝堂也彤闈

闈宮門謂尚書處也 悵望一塗 五臣阻參差百

慮依 善曰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子曰 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

我 良日悵望恨也言但恨此一道阻 春草秋 隔之事而參差因漸百慮來相依也

更綠公子未西歸 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 而不及今春草秋而更綠公

子尚未西歸 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 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

銑曰言春草至秋更加綠公子謂元也言歲 誰 時已改若猶未歸晉安在國東則西可知也

能久京洛縑塵染素衣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 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

衣化為縑 向曰贈詩蓋有相與幽棲之志故 言久滯京洛使縑黑之塵染汚素衣也言此喻

讒人將汚已 春草秋更綠 已縑縑 之貞潔也

奉荅內兄希叔 善曰顧氏家譜曰 盼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五言 善曰顧氏家譜曰 盼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遷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

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翰曰帝子太子也言已承其嘉惠也躡步也履衣冠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善曰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

見孟嘗尊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出入平津邸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歸來翳桑柘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云是寂蕤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杜門清三徑坐檻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始作如其祖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也言人之死固亦如是寂寞

善曰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臨曲池

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

坐堂伏檻臨曲池也翰曰杜塞清淨也蔣詡曰

有三徑檻欄楯也言感此涼温之事塞門絕交

鳧鵠嘯儔侶

善曰蜀都賦曰鴻儔鵠侶古樂府

連漪其二善曰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

不濟且連漪濟曰鳧鵠水鳥名荷芰水草名

成文曰連及爾謂與顧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

臣善曰魏志曰邢順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

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

以貴自古多俊民

善曰劭陽上書

尚書曰峻民用康峻與俊同良離宮收杞梓

華屋富

善曰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

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

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

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

子建書曰填簫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宮

即將北海徐幹陳琳

並見友善銑曰離

宮華屋皆太子宮館也收取也杞梓良木名

賢才也徐徐幹陳琳

並以才華為友善也平臣五臣作明上林苑

伊水濱

善曰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

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

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喬也

遊伊維之間 翰曰言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

絕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

詩賦歌亦詩之通稱妙絕者謂過人也 相如

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温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

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

樓君卿之脣舌 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谷

子雲妙於筆札此人皆王駿足思長阪柴車危

轍善曰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棗臺彦谷社

曰臣賴君之賜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向曰

駿良馬也良馬思遇長阪以騁其足柴車弱車

也畏懼也危轍險路也 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

別置酒此河陽 濟曰嵇康與向秀居山陽縣

常為竹林之讌石崇河陽有別業 平原十日飲中散

千里遊 五臣作游 善曰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

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

日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

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

命駕千里從之 翰曰中散大夫嵇康官也 渤

海方淫滯 宜城誰獻酬 徐吳之在渤海漢書勃

滯賈逵曰淫乂也 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農

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 良曰勃海郡

文帝與吳質徐幹所游處宜城出美酒喻凡附

事邵陵王彼為淫滯之樂而屏居南山下臨此

此美酒無人相與獻酬也

歲方秋善曰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南山下

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

銑曰屏居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

也**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善曰言無

達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諒詩曰時哉

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狐鴛鴦哀

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良曰惜

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曰將暮矣無輕舟以齊喻

已之老不過濟時之材言此以傷時也

贈張徐州謾所六

范彥龍齊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

齊為竟陵王子良文學至梁為

散騎侍郎張謾為徐州刺史臨

去就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雜探五臣作采

去薄博博暮方來歸善曰漢書楊

苦張景陽雜詩曰投耒脩岸垂時聞樵採音楚

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

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還聞稚子說有

之文也翰曰樵采謂采樵也

客款柴扉善曰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

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柴扉

氣在忘輝
去擲下此等風
調源待一時
與濤舍此可強

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善曰吳都賦曰儼從奕

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

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

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銑曰儼從謂隨謾行者玳瑁也裘衣裘也珠

文選卷之六

五

新書七錄
有神

玳言裝飾之盛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善曰

衣輕馬肥也
崔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

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邵風俗通曰諸侯

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

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

也謂軒蓋瑞節所居生輝也傳驛馬疑是徐方牧既

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

賤何獨顧衡闈善曰阮屬止欲賦曰意謂是而

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莊

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

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闈

衡門也或以衡闈為絃韋非也齊曰以小子

說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三思

道於今已微凡人之心棄於卑賤而君

獨眷我於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善曰謝承

衡門之下
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

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

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上

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

揮散也翰曰言我恨不得懷情徒草草五臣

爰

草音淚下空霏霏善曰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

曰雨雪霏霏良曰怪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

怪憂貌霏霏淚下貌

飛善曰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

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鐘離置徐州齊以荆

州為北徐州也銑曰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

在西北故云

西北飛也

善曰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

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鐘離置徐州齊以荆

州為北徐州也銑曰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

在西北故云

西北飛也

古意贈王中書

五言 王中書融

善曰集曰覽古贈 向曰古意謂

象古詩之意也此 贈中書監王融也

范彥龍

系勳有奇德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

善曰王融答詩題云雜 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

雲為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 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 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 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濟 曰青瑣門名雲為通直郎不敢 誰云相去遠脉 正言故云攝中書監曰鳳凰池 脉五臣作 阻光儀 善曰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 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翰曰脉脉不見貌阻隔光景容儀 岱山饒

靈異沂水富英奇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 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又

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 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臯虞後徙于臨沂 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 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後 逸翮陵北海

搏飛出南皮

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 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

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 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司 馬鹿曰搏擲也擲飛而上若扶搖也 銑曰言 逸翮搏飛陵出於徐幹吳質者謂王氏多才子 也 遭逢聖明後來棲 五臣 桐樹枝 善曰孔安國

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 梧桐不棲 向曰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 人皆逢聖君而後 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 善 出桐樹鳳所栖也

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
 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曰莫莫歲貌離離下垂
 貌喻明君厚祿養賢
 可棲五臣作栖復可食此外
 亦何為善曰古詩曰賤妾擬何為翰曰桐樹
 也何為言何所
 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善曰鷦鷯
 為當止足也
 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
 貲財也良曰鷦鷯小鳥也一粒一米也言食
 少而易有餘
 貲以此喻已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

村維舟父之郭生方至五言 善曰顧野

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 王輿地志曰桐廬 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彥昇銑曰昉為新安太守郭 時為桐廬令故同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蓄意忍相思善曰漢書曰會稽郡 富春縣孔安國尚書

傳曰蓄積也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 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君也涿令

行春返冠蓋溢川坻音池 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

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 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

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 為涿 濟曰滕撫為涿令風政修明也行視返

還也言峙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 田而還也溢川岸者言冠蓋盛多也望父方

來慈悲歡不自持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翰曰萃聚會也望父則悲聚

會則歡應事而感 不能自執持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

屬不長而轉長
 身自覺態深
 全呈努力能驅
 運

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後悲良曰湍險自北而多疊嶂重山也

深易為音響更增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善

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銑曰言我為客之親

好自斯絕孤游從此辭善曰謝靈運詩曰孤遊

從此辭向曰親好亦謂時也孤游自謂也言從此告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善曰哀傷贈答潘居陸後而此

行客多憂故作詩自慰次於贈答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善曰岳躬冠舉秀才

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濟曰蟬翼輕

薄以喻已微細也弱冠謂二十時忝辱被辟為

太祖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善曰言已在病

詩曰亮亮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

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

大尉府翰曰疚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才為上

宰府掾是妨賢明之路也再謂揚駿賈克俱辟

為猥荷公叔舉連五臣陪廁王寮善曰言以凡

薦舉也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閭封魯公為

司空轉太尉岳弱冠太尉舉為秀才領宰二邑

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許慎淮南子注曰猥九

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異諸

有子揮儀補梅
里精而撰程階
善以太冲之氣
運士衡之筆

升公朝言我猥荷此時升於公府為長嘯歸東

掾而今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也

山擁耒耨時苗善曰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

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

耘籽也銑曰擁執耒耕也耨除草也言歸東

山理農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

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

善曰杜預左氏

於條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頃臯言不足歎也

飛莖曰纖細墮落趾根也飛莖直生枝也喬高也

纖葛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巖而落於

銀言高卑升降**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善曰

無常在一朝也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衝書曰衡以良時

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逢泰如野田蓬幹活流道

時通泰恨我道之闕消聲如野田蓬幹活流道

風飄善曰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風而行千

漢書注曰幹轉也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

善曰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

河朔翰曰都邑游謂昔為尚書郎河朔儒謂

河陽令**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音消善曰

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

玄曰綃縑也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

謂和而不猛**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岩堯**善曰浩

齊蕩音西郭綠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

銑曰洪流黃河也浩蕩廣也修芒芒山也岩堯

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遠善曰毛詩誰謂宋

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遠善曰毛詩誰謂宋

也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遠善曰毛詩誰謂宋

左右樂府曰擊石見火能擊時

其人甚遠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誰謂邑

宰輕令名患不劭平協韻善曰左氏傳子產

美也向曰恐不能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

平聲善曰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生年頰

五臣曰高五臣石火警匹若截道風善曰爾雅

毛詩曰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毛詩曰考亦擊也

說文曰警見也張衡舞賦曰警若電滅古詩曰

見也言擊石之火截道之風暫齊都無遺聲桐

鄉有餘善曰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正

冢立祠也銑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已

無得而稱焉是無遺聲也朱邑為桐鄉嗇夫廉正

人愛而歌焉福謙在純約害盈出矜驕善曰周

是有餘誼福謙在純約害盈出矜驕善曰周

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鱗曰在約思純且

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向曰純專也言天

見約而謙者則福之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佻

矜驕而盈者則害之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佻

音桃善曰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

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毛萇曰佻偷也齊曰佻

苟且也言我雖無良宰之德視養人庶幾不為苟且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善曰潘元茂九錫文

洪河黃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

五臣作游魚動圓波善曰史記曰楚以弱弓微

申前意只就

在水中止薛君曰大渚曰止良曰冒覆也端
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曰渚圓波謂
魚動波起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
而圓也

室南路在伐柯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
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

季秋菊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
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銑曰厲急也菊草名

也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大厦五臣緬
無覲崇芒鬱嵯峨善曰陸機各陽記曰大夏門

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比
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

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覲視也言大摠摠都
夏門遠而不見也芒山名嵯峨山高貌摠摠都

邑人擾擾俗化訛五戈切善曰楚辭曰紛摠
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偽

也齊曰摠摠擾擾皆衆也言鄙邑人衆俗化
訛偽也

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善曰淮南子曰
木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

松栢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

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朱博糾
舒慢楚風被琅邪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

緩勅功曹官屬多裒衣大裙不中節度自今掾
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

節皆如楚趙昭音紹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
昭音紹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

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善曰曾子曰蓬生麻
中不扶自直漢書婁

護曰呂公託身於我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
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銑曰蓬之

句既織叙

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位同單父邑愧無
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
子賤歌善同向注向曰處子賤理單父常鳴
不至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官為微小但恐
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翰曰岳自河陽令遷 抱只里入京表

南陸迎修景朱明送末垂 善曰續漢書曰日行

日仲夏至修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特長也
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未也崔駰臨洛觀賦
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良曰南陸日道也日
行南道修長景影也謂夏至之後則影長也朱

明夏也送末垂謂 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 臣

六月將盡之時也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

瓜干祖 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

賦注曰赫羲盛也 銑曰初伏謂三伏之物也

此時暑盛故稱赫 朝想慶雲興夕遲去 白日移

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 善曰遲猶思也史記

遠國語注曰揮麗也楚辭曰爨土鬻于中宇

向曰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雲起日

登城臨池以候涼氣也 涼颺自遠集輕襟隨風

吹靈圃耀華果遙衢列高椅 善曰靈圃猶靈圃

衢之大道椅梓屬 齊曰颺風圃園也華瓜 瓜

果諸果實也衢道也列行列也椅桐類也

瓜 瓜 瓜

文選三六

三二

蔓長苞。薑芋紛廣畦。善曰韓詩曰縣縣瓜畦也。君秩小瓜也。毛萇詩傳曰

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翰曰苞叢生也。薑芋菜屬。言瓜引蔓於叢

草之下。薑芋之屬。紛。稍栽肅仔仔。五臣作黍苗

滿於廣大之畦也。何離離。善曰禮記曰故栽者培之。九蔣草謂之

離彼稷之苗。良曰虛薄乏。特用位微名曰卑

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

于斯。善曰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載下諭在輦轂之下。京

輦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鏡

施用虛薄。謂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則河

居蠶穀之下也。器非廊廟姿。屢出

固其宜。善曰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

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向曰廊廟廟。徒懷越

鳥志。眷戀想南枝。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齊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

枝言我亦同是而戀京室也。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善曰楚辭曰春

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喜。寵辱易不驚。戀

本難為思。善曰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

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若

子樂其所自生。禮不怠其本。翰曰寵辱之事

理當驚我則易之深實難為情思也。我來冰未泮時

然戀本鄉之深實難為情思也。

平堂之意寫來
亦有風致所相
作字正不為此

暑忽隆熾善曰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水未

於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所登城望郊甸游

目歷朝寺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楚辭曰

史所止皆曰寺也銑曰淹滯駛急也感還期

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朝寺

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善曰老子曰小國

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白水過庭激

向曰小國謂懷縣也寂閑也

綠槐夾門植音植善曰鄭玄周禮

土祗攬懷歸志善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

然有歸志齊卷善作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

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

曰潁川北近鞏洛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

曰潘岳父冢鞏縣西南二十五里漢書音義如

享曰塋冢田也音榮楚辭曰終免獨離虞而

曰鞏洛潘岳墳塋所在也眷彼與此山淵遠而

間殊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善曰毛詩曰願

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良曰

簡書刑書也言我願還鄉而畏忌此刑書也

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音同善曰論語子

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

朝夕恪居官次銑曰祗敬恪勤也言我敬奉

社稷勤居所處職司

迎大駕五言善曰王隱晉書曰東海王

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奔下邳

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
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向曰尼時預
焉故有此詩

南山鬱岑峯洛川迅且急青松蔭修嶺綠繁被

廣隰 善曰爾雅曰繁皤蒿也 齊曰岑朝日順

長塗夕暮無所集 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

翰曰順從集上也晝日從長道而歸雲乘幘

行至夜無所居止此謂時之亂也歸雲乘幘

浮淒風尋惟入 善曰傳毅七激曰仰歸雲憩遊

虛賦曰張翠惟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帷蓋

即同也 良曰憶車網也淒風悲風也帷車幔

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靖函

方嶮澁 善曰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

日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

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代曰秦東有崤函

之固 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世 狐狸

亂未平崤谷函關之路尚嶮澁未通也 狐狸

夾兩轅豺狼當路立 善曰漢書杜文謂孫寶曰

向曰狐狸豺狼皆喻貪亂之臣 翔鳳嬰籠檻其

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勢也 翔鳳嬰籠檻其

驥見維繫 善曰翔鳳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

騏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繫之維之且豆

昔常聞軍旅素未習 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

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

湯明符只執存
色鍊乃細味冲

我禮儀之事昔則聞也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

軍旅之事本未閑習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

戢日載戢干戈良日託言深識之士而實君自謂也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

赴洛詩二首

五言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而

此同云赴洛誤也銑曰後篇

陸士衡

意乃在東宮作蓋撰者合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

世而行比周而反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向

日高符瑞命也烈猛也言望於世俗富貴則無瑞命營道藝之術又無猛心靖端肅

有命假檝越江潭

五臣音尋協韻善曰國語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游於江潭齊曰靖清

端正肅敬也有命君命也假借親友贈予邁揮舟楫以渡江潭潭江之渡也

淚廣川陰

善曰家語公文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

之翰曰邁行揮拭也廣川陰江南撫膺解攜岸也言親友贈行拭淚而別於此處

手永歎結遺音

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起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良日膺

曾也撫膺解手而離別也言別後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音信也

音信也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音分

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

其塗也佳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銑曰謂離別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沈

皆不見肆目眇不作五臣及緬然若雙潛善曰高之貌

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韋昭國語注曰緬猶貌也向曰肆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

思緬然若雙替也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善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濟曰玄渚江中洲

者也步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行已歷長林

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疊疊孤獸騁嚶嚶思

鳥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翰曰草木叢感物

生曰薄翳蔽也疊疊獸行貌嚶嚶鳥聲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善曰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

深良曰堂佇立愴作既我歎將寐涕盈矜惜謂母室謂妻

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浩然有歸志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為仕

音故歎惜不得有懷歸之志辛苦羈旅誰堪為此心

羈旅遠游寧託身承華側善曰謂為太子洗馬也左傳陳敬仲曰羈

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陛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

華門向曰承撫劍導銅輦振纓盡祗肅善曰華東宮門名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祗肅舊禮銅或為彤齊曰撫

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歲月一何易寒暑忽

也言整冠纓盡祗敬也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

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善曰毛詩曰二

暑 翰曰歲月何易流轉冬夏忽焉已善曰東

改言離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

安愈五臣永歎廢餐食五臣作寢食善曰東

詩曰假寐永嘆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

食恭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良曰遺猶復

也安何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克五臣作剋

永長也藍尹壘曰飲食思禮同宴思樂毛詩云曰

歸曰歸歲亦暮止銑曰誘進尅遂也憂苦

欲何為纏絲曾與臆善曰列子曰甲辱則憂苦

恩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曾臆曰纏綿

向曰言憂苦之事但纏於曾臆之間仰瞻

陵霄鳥羨爾歸飛善曰高誘注南子注曰羨

飛提提濟曰霄空也言瞻望

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

赴洛道中作二首五言 翰曰此詩

陸士衡

揔纏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善曰家語孔子曰善

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嘆辭

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良曰揔攬也

尚咽悲矣密備近也何之世網嬰我身善曰江

密備近也何馬詩曰世網進退雅集編說文永歎

日嬰纏也銑曰世網謂官事嬰纏也

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善曰詩曰假寐永歎秦嘉

向曰遵循也北者向

北之渚南津別處也

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

三

三

三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善曰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

無人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齊曰曠空也紛紆餘屈曲貌草木叢生曰薄杳

遠也阡眠虎嘯深谷底

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

流孤獸更我前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

風謂悲哀之風孤獸失羣獸也更經也

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絲

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善曰張叔與任彦堅書曰纏綿思好度蹈

高縱詩曰佇立以立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燒荒顧影為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良曰沈深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導

平莽

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秦嘉詩曰

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銑曰修長振舉策

鞭陟升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善曰

日廓抱影而獨倚向曰徂往也頓轡倚嵩五臣作高巖側聽悲風

善曰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山也清露墜素輝

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善曰

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翰曰墜落也輝謂露色也振整也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五言良曰梁陳二國名機為吳王

郎中令行過之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善曰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闡東京賦曰昭

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 銑曰

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已昔蒙嘉善之運得

舉迹入此門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善曰應璩與劉

公幹書曰鶉鷄棲翔鳳之條龜鼉遊升龍之川

識真者所為憤結也向曰鳳鳴於梧龍升於

淵然龍鳳皆喻東宮也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

假翼濯足機之謙詞

妍善曰周禮曰大夫玄冕韓曰治服美服也

妍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惡之人况服鮮美

益使我輕劍拂鞶厲五臣作礪長纓麗且鮮善曰禮

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

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

左右皆服長纓也濟曰鞶大帶礪帶之垂也

言輕劍拂此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言

謂伏事淺契濶踰三年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頒

謂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

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良曰伏事謂伏事於太

子也契闊勤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善曰毛

苦也踰越也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詩曰薄

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

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銑曰薄辭

肅敬也敬天子之後命以就藩夙駕尋清軌遠

詩

游越梁陳善曰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

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

跡經過於梁陳之國

人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良曰感

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臣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良曰感

技鼻馬
卿之履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五言善曰臧

武帝行鎮
軍將軍

陶淵明善同濟注濟曰沈約宋書曰

渊明詩只就
本色鍊刀細
味冲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善曰晉中興書簡文

賦曰玩琴書以條暢翰曰齡年也言我少年

外以琴書自安而已善曰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術然有

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

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雖被短

衣家貧無資常晏然欣然而無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

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

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

葛詩傳曰憩息也東征賦曰遵通衢之大道

銑曰宛蓄也言時命既來且宜與之相會將行

徘徊蓄轡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踈眇眇孤舟

息於通衢善作絲絲歸思善曰十命曰夸父為之投

漸善作遊字歸薄又曰縹緲縣縣之不可紆王逸曰縣縣細微

之思難斷絕也向曰投捨策杖也謂捨所挂

也扶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踈戎行豈

不遙登降五臣千里餘目倦修塗異心念山澤

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五臣作游。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善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銑曰。言我之行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適。眞想初在衿。五臣作襟。誰謂形迹。五臣作蹟。拘聊且憑。

化遷終反。五臣作及。班生廬。善曰。淮南子曰。金性保之於身。其德乃眞。王逸楚辭注曰。保眞守玄。默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翰曰。眞想謂無爲之事。言此事久在曾襟。誰謂形迹之與蹟。更被拘止。聊且復依。憑運化之遷移。終當同班固里止。仁所廬也。

涵明待鍾嶸以為
古今隱逸之宗也
明以居跌宕昭彰
抑揚爽朗橫素
波而另存于青
雲而直上何仲點
乃得待過陶謝
力振之而有待
信止於謝淵之
字於義何居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善曰。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承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圻二十里。至塗口也。良曰。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異之。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

世五臣作俗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

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左
氏傳趙衰曰卻縠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
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銑曰閑居靜居
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所
好也幽隱之事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五臣荆
而無俗塵也善曰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

也善曰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
也善曰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
也善曰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
也善曰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

夫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
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濟曰叩擊也拽船
傍版親愛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
友生朋友也

宇闊晶晶胡川上平善曰淮南子曰甘暝于大
李顯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
曰通白曰晶晶明也翰曰夜景月也湛澄也

月有盈虛故曰虛明昭昭情明貌天宇謂天之
覆地如屋宇也濶廣也晶晶謂月光照水上平

貌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
在耦耕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窳戚
戚衛人聞齊桓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
秋聲也莊子卜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
溺耦而耕良曰遑暇宵夜孤獨征行也窳戚
商歌車下以干相公言此非我之事長沮桀溺
耦而耕自逸我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善曰
心依依慕之也

日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銑曰投此
冠冕將歸舊居不以好爵為榮華也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善曰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
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

向曰衡茅茅屋也言養無為之道時之修賦歸去來不
於茅宇之下庶幾以爲善名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善曰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
少帝即位出靈運爲永嘉郡守少帝

猶未改元
故云永初

謝靈運 濟曰謂高祖崩少帝立出靈運
爲永嘉郡守故有幽棲之志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善曰尚書大傳曰古
者諸侯之於天子五

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
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

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
也秋爲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

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翰曰述職述
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色

白故云金素言期在闌暑 秋岸澄夕陰火晏圍

朝露 善曰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
秋爲晏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分

良曰夕陰晚景也火心星爲 辛苦誰爲情遊子

值頽暮 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辛苦苦誰爲情遊子
日歲留其若頽 良曰辛辛苦苦之情已難堪

而又屬頽 愛似莊念昔父敬曾存故 善曰言遊
暮之時 子多悲觸

物增戀愛其似若莊生之念疇昔父而愈敬類
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

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
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

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
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

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
輕而負之二費也父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元美云大白多
抄語子美多雜
便覺便父姓謝
多字宜不多雜
後抄語即此莊
管二語何等雜
何等抄

向曰莊易越人事楚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耕
太山下遇雨作憂思之歌言我同此二人懷舊
故愛敬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善曰此謂懷
之也

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
世以忘歸思玄賦願得遠度以自娛齊曰持
此懷土之心慙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躡善
謝古人之遠度

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
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
軍將軍為壽於前押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
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
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

押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
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
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翰同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去聲善曰言
善注

并遺也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彌衡書
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左氏傳曰駸農惡杜預
醜也曰惡貌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善曰莊子曰
醜也

隱於齊肩高於頤會懽指天五管存上兩解為
魯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
予桑戶孟子友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

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
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
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

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
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况惟予有慕
會音括撮相括切體步米切良因遇時雖醜
亦為時所用謂李牧卻克也支離斃瘁也方道
也言我形亦復毀瘁也今將依常道有慕養形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善曰左氏傳曰王孫
曰德之休明英達

謂廬陵王也。銑曰：言我生幸空班趙氏璧。徒

遇明盛之時，親蒙賢達所眷顧。空班，趙氏璧。徒

次也。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

得瑠璃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

趙瑠璃古和字。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贖我大

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

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

大也。吾為其無用，捨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大矣。何不能據以為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

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梧謂擊破之也。

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

貌。徐仙氏戶郭切。枵許喬切。梧方部切。向曰

班列也。子男執璧也。趙氏璧，天下之寶，故此美

言之。魏王贖惠子瓠，大容五石，為大而無用也。

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

無用於時也。貽猶遺也。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

路。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

漸進得二十四年傍近也。言將窮山海述永絕

出為永嘉太守，始近歸家路。將窮山海述永絕

賞心悟。五臣作晤。善曰：言今遠遊將窮山海

日晤對也。翰曰：言我將尋山水窮盡其

迹與賞心之友長絕，不可復得。相對而言。

過始寧墅。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

謝靈運

東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善曰：韓詩外傳曰：夫

人為父者必全其身。

嘉過故墟也。

日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

墅遂修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

抄寫

體及其東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
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
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銑曰束髮謂入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
之時而懷節操及後為世事所迫因而推遷不成宿心也違志似如昨二紀

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齋結慙貞堅善曰廣雅曰違背也

傷雄解朝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

疎曠也莊子曰齋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
齋極貌也向曰言違我宿志如昨日已經二

十四年矣緇黑磷薄也王之為體染之不黑磨
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白言我隨物遷

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
之士也疲齋困極之貌

便善曰拙謂拙宦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

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

智者動仁者靜五臣無此二句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善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
以竹分而相合濟曰凡為太守皆剖竹使符

也永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枉帆謂枉曲船帆來過舊居山行窮登頓水涉

盡洄沔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洄孔安國

謂上下也洄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公翰曰登頓

謂上下也洄公謂逆順也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白雲抱

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廻江築觀基曾巔善

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縣
四百餘里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洞簾賦曰廻

江流川而漑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連縣不絕貌篠竹箭

也連謂風吹水成文也葺構揮手告鄉曲三載
曾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

文選卷之六

卷之六

期歸旋

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

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銑曰揮舉告辭也言舉手辭鄉人云三載秩滿

且為樹枿無令孤願言

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

已樹六枿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枿欲自為

觀也向曰枿枿木名謂鄉人云為我樹此木

富春渚

五言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上

妙想如彼相過 亦好用易安多佳境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善曰吳郡綠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山江中濤迅邁以潏

山難辰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良曰定山

赤亭皆江中山名緬遠也言遠若雲霧**溯流觸**

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止**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之伯昏分險過呂梁壑**

善曰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洞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

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枉

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常與女登高山復危石臨百初之泉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復危石臨百仞之泉背

後巡是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

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渾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

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

文選卷之六

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鼇鼉魚鼈之不能游也銑曰溯向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言我無伯游至宜便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

習兼山貴止託

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

不以坎為隔絕相乃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向曰洊仍也言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

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

遊諾

五臣作翻始果遠諾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

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齊曰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此又露干祿之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情翻始遂於遠心矣

落

善曰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

曰唯草木之零落翰曰零落蕭索也宿昔懷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棄捨

抱既昭曠外物徒龍

變善曰莊子苑風謂謫芒曰願聞神人謫芒曰上

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齊萬物雖龍騰蠖屈不為殊觀也

七里瀨

善曰甘肅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齊

曰瀨水流沙上也七里者言長七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

杜詩注隋書
也缺牛以房
隋名首則義重
姜泊女牙絕

奔峭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也
適意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

曰岸峭者必陲許慎曰陲落也然奔亦落也入
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向曰

羈旅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抱端
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

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

嘯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
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

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濟曰潺

湲水聲沃若茂盛貌**遭物悼遷斥存期**五臣曰
叫嘯衆鳥相命聲也

要妙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
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

真不亦甚乎似或存分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
輪曰遭物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言遇時物則

傷貶出存我幽隱之**既乘上皇心**五臣曰
期則為善要妙也

末代請善曰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
上皇王逸楚辭注曰胥顧也劉向雅琴

賦曰末世瓊才兮智孔寡良曰秉持胥顧請
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心豈顧末代人所

責讓也**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鈎**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嚴光字子

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其子曰任公為大鈎巨
綸五十糖以為餌躡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鈎

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
驚揚而奮鬣白皮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膳

之自刺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若魚也銑
曰賴難名世八傳云嚴子陵鈎處任公子有道

者以大鈎巨綸鈎於東海而獲大魚離而膳之
自刺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

養人故衆足言經此鈎處**誰謂古今殊異代可**
屬想其人以道齊衆也

屬想其人以道齊衆也

屬想其人以道齊衆也

杜詩孤山亭何
在天涯水象中
寰中祀孤山在
温州南四里永嘉
江中諸長三百丈
潤十里山有三峰
李白詩序永嘉
寺永嘉越石門
江亭有孤山子
載之秘府

同調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陵任公同其隱遁之調

登江中孤嶼

五言 善曰永嘉江也

謝靈運

竟不甚新惟以杜混工乃在此矣亦在此也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雜五臣作道轉迥尋

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五臣作孤嶼媚中川善

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左傳曰奉以周旋不敢失隊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州上有山石良曰懷想新知其道轉遠尋求奇異則光景不長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趨向媚好也

莫嘗蘊真誰為傅想像五臣作崑山姿緬邈區中

緣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

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狹銑曰言嶼上特表神靈藏蘊仙真而世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為傳述也想像崑山上靈仙之姿髣髴然有似緣上始信安期術得盡此孤嶼之中矣緬邈髣髴也

養生年善曰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

分蓋全理盡年而已向曰安期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異始信神仙之道得盡養生也

初去郡

五言 善注與濟同 濟曰靈運在永嘉二年稱疾去職作此詩也

謝靈運

彭薛裁知耻貢公未遺榮善曰漢書曰彭宣字

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耻漢書貢禹字少卿琅耶人也

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羨會有遺榮賦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史大夫上書乞骸骨是少知耻也貢禹與王陽

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或可優會競豈足稱達生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

曰鬼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良曰言此貪競之人則為優未足知達生之理

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善曰禮記孔子曰耻名之浮於行也

曰秉持微小乎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廬園當水之節又疎拙蹇訥故辭浮過之名

去栖巖卑位代躬耕善曰稽康絕交書曰子房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顧已雖自許

祿足以代其耕向曰廬小室也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像

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當稱疾閑居不慕官爵

隱身尚居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有疾似之象似也

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善曰嵇康高士傳

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伐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勅斷家
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曼容養志自修為
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齊曰尚子平男娶
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萬容養志自修
薄為游宦而已 **恭承古人意促** 五臣 **裝返柴荆**
言我皆似類 **恭承** 嘉惠恩玄賦曰簡元辰而
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恩玄賦曰簡元辰而
促裝高誘曰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云革
門荆竹織門也 良曰恭敬承奉始也柴荆
謂柴門荆扉也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裝束還
於荆扉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善曰牽絲初
柴門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
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
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牽朱絲三
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馬翊高陽令楊湛
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銑曰
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

國云野曠天低
樹江清日色人
也野他運化

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 **負心二**
帝年號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平 **十載於今廢將迎**
善曰稽康幽憤詩曰內負宿
迎爾雅曰將送也 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
將不迎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我負
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 **理掉端還期遵清鶩修**
今始能廢於將迎之道 **垌** 朔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
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蹇 君 **落英戰勝臞** 貝
者肥止監 五臣 **流歸停** 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
幾赴洛詩曰未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垌毛
勝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如嚙也韓子子夏
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及榮之

二者戰于曾臆故懼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臆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濟曰遵依坳野遡向曠空懋息挹酌奉取也言去官還歸酌泉取花自樂也懼勞也幽居之道亦欲之富貴之樂亦欲之二者戰於曾中而幽居之道勝故使瘦者肥也夫水為人鑒照以其不流而歸將止焉今我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聲五臣作善體而止之

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聲
善

曰義庖羲也唐唐堯也周處風上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干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翰曰言無事之後即是伏羲唐堯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人之情

初發石首城

五言 善曰伏韜北征記曰石首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

是曰京師餘注與良同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覲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至石首城故作此詩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
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墨色也

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墨色也
王有玷缺可磨而滅惡言及人易為汚染不可去也
緇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
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萇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

乃應乎天毛詩曰萇兮菲兮成是貝錦鄭玄曰
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彩色以

成錦文也。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有孚擊如。孚，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文，讒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寸心若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構作此罪。

不亮微命。察女絲。善曰：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蟻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濟曰：言我寸心若芥，為人信明性命如絲之將絕也。

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善曰：日月喻太祖也。葛龔薦黃鵠文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翰曰：日月喻天子言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更得兼此。

內出宿薄京畿晨裝搏。魯。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莊子曰：搏扶搖而上，楚辭曰：溢颺風而上征。良曰：薄，至也。晨裝，旦飾行裝也。搏，持也。曾颺，高風也。謂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

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善曰：再謂前之永嘉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居處別也。故山，謂所居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

迢迢若若萬里。帆。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迢迢，若若，萬里。帆，帆也。茫茫，廣大貌。言江水廣大，不知所之。

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善曰：羅浮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期說浮山從會稽來，博子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州潯陽之南，爾雅曰：霍山為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越海陵三。濟曰：羅越，海陵三。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濟曰：羅越，海陵三。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也。

山游湘歷九嶷

五臣作疑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上三

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翰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疑山名湘江也言越江

海游歷於此也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曰

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賢謂屈原沈湘江旦暮言近也悽悲也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死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死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五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雜曲曰江南

昔絕越客腸今斷

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

翰曰楚人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為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譏

為歸慮歎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善曰廣雅曰歎扣也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也

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鍾儀思鄉靈運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追尋栖息時偃臥任縱誕

鍾儀思鄉靈運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鍾儀思鄉靈運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鍾儀思鄉靈運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鍾儀思鄉靈運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新歡

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纂。

善曰崔寔合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

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

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成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

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孰曰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

誰人纂繼也。不怨秋夕長恒。善作苦夏日短濯流激

浮湍息陰倚密竿。

上聲善曰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旦切

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夏時可游故苦其日短濯流謂水激洗於湍瀨也謂倚密竹以

就陰懷故。五臣作巨。新歡含悲忘春暎。五臣善曰言春暎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巨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齊曰言懷故山不可

鎮牛白散名有

作平春多彈度

陵之名散平春

於沈好初名

得為新歡常含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

善曰其悲忘至春暎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散之清散翰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陵散

並琴名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善曰危柱謂琴曲名。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良曰訴告也危柱促

管使其聲急而哀以敘其心

入彭蠡湖口作五言銑曰彭蠡太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

屢崩奔。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向曰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

地名奇峭字不星有素摘取

入文選五

五十二

島迴曲會合水激也乘月聽哀狔秀以浥於露馥芳

孫善曰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狔之響濕露而行為翫芳叢之馥狔雖

也說文曰浥濕也濟曰狔狔春晚綠野秀巖類其聲哀也馥香也芳孫草名

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

鏡牽葉入松門善曰張僧鑿潯陽記曰石鏡山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

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翰曰秀色屯聚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

門澗名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三江事

多往九派理空存善曰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潯陽良曰我所經三江九派賦曰流九派乎

之事已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靈露物矣臣

作珍怪異人秘精魂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珍怪奇偉

毛萇詩傳曰秘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擬異人乎精蒐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

皆祕其精蒐不可見也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温善

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歌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潤

也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水玉也此江徒作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温潤而不見

千里曲絃絕念彌敦善曰言奏曲冀以清憂絃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

絃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而別念彌厚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日謝靈運善

五臣作岡

五言

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翰曰華子期角里先生弟子居此山頂故稱焉麻

源山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善曰楚辭曰嘉南出之炎德麗桂樹之冬

榮良曰謂南中銅陵映碧澗善作石磴瀉紅善曰

泉善曰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

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銑曰銅陵碧澗山澗名石磴阪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

色紅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善曰周易曰肥遁

無不利向曰隱淪肥遁皆幽居者枉曲險徑棲止也客暫過故捕枉賢久住故云棲也

無測度天路非術善曰爾雅曰山絕險家語

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可夫所登也濟曰術阡道也言山徑高險不可測

度故云天路非術阡謂不知道路遂登郡峯首邈若升雲煙羽

人絕髮鬚丹丘徒空筌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

遊將升雲煙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翰曰登升

筌迹也升衆山之高邈而入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有蹤迹而已圖牒

復摩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五臣後安知千

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善曰蘇林漢書

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

中兩挿單後便

大白屬用美月字存此

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也。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善曰：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曰：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銑曰：恒，充少時為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疏 李周翰 呂向註

行旅下

北使洛 五言 平上 屬古曲雅別有之 何嘗因使云 徐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豫之早

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道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銑曰：宋高祖北伐，府道一使起居，延之與府參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也。

改服飭徒旅首路踣險艱善本作難善曰

韓歌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叔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踣毛萇詩傳曰踣曲也鄭玄曰踣可畏懼之言也

向曰改服改常服旅行旅也

踣履艱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善曰阮籍詩曰旣籍詠

難也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

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

中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塗出梁宋郊道由

周鄭閒善曰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前

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

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在昔輟期運經

故曰三川也銑曰即洛陽也

始闢聖賢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

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闢五百

歲銑曰闢猶無也在昔晉亂期運輟息無聖

賢經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善曰伊瀝二水

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

曰津濟渡處也向曰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

館盡毀故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善曰言王

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善曰言王

道被於八

陰風振涼野飛雲善

野飛雲善

野飛雲善

野飛雲善

野飛雲善

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呂氏春秋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濟曰替亂窮終也謂終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善曰引猶歲之天時

曰上置酒沛宮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善曰銑曰引發也

楚辭曰隱閔而不達韓詩曰周道倭遲洛神賦曰車殆馬煩向口隱憫憂歎兒威遲馬行兒煩勞

也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誓善曰言當歸來而誓本期翰曰游行也芳時春時徂僭失期也言我以冰雪所苦故歸來屢失期也

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善曰言已有薄心事既之自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亦然之濟曰蓬非直達者然成也言已隨俗之心久已除矣而猶被牽制於時尚勞於行役而當此窮處之節如蓬之性非自直達復為飄迫殊不得成我志也飛

飄薄迫也

還至梁城作五言良曰自洛還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善曰楚辭曰登石巖

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戍五年銑昔曰眇默遠兒軌車跡也征行戍守勤勞

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

羣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徒陟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向曰昔邁謂前此使時在北

伐之前師也今來蓋至後軍也翰曰言雖揚鞭視歸路而欲疾然道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

文選卷二十二

三

息徒顧將女極望梁陳分善曰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

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故國多喬木

空城疑寒雲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丘隴

填郭郭銘誌滅無文木石肩幽闈黍苗延高墳

善曰該文曰肩門之闈也銑曰謂遭晉亂也

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

尊貴誰獨聞善曰相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

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嗟女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

義以聚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良曰言貴賤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

曷為又游客憂念坐自殷善曰毛詩曰憂心殷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言

齊曰延年與湘州刺史張劭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勳也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負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為中書

侍郎集延年詩思刻畫此較明朗

江漢分楚望衡巫莫南服善曰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之

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莫高山大川孔安國曰莫也良曰江漢二水名餘同善云三

湘淪洞庭七澤鵠荆牧善曰盛弘之荆州記曰湘水北流二千里入于

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

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也爾雅曰郊外

曰牧銑曰淪猶會也江相沅水皆會巴陵至

洞庭波號為三江三湘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

楚有七澤常見其一藹草盛兒荆亦楚也牧則

陶牧經塗延舊軌登闈人訪川陸善曰周禮曰

軌說文曰延長也又曰闈城曲重門也舊軌謂

張勳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

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險河

向曰延猶進也軌迹闈城也

山信重複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

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左傳子

犯曰表襄山可必無害也

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困善曰尚書曰

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西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

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

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洞庭右彭蠡荆或

為京濟曰囿園也此二者皆楚游觀之地

清雲芳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於六善曰詔文

頃左氏傳注曰氛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

爾雅曰澳隈也向曰氛氣也霽雨止也曾暉

日光也瀾水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善曰潘

波澳水曲也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安仁在

懷縣詩曰涼飈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

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銑曰遠風謂古

跡也楚辭云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善曰

即倚伏也向曰往還起存沒竟何人炯介在

伏其來遠矣陳設勞倦也存沒竟何人炯介在

兩句括前系
在下懷古意

德獨流於吉。請從上世人歸來。莪桑竹。善曰論善之士也。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莪樹也。濟曰。上世高尚之人也。莪種也。

還都道中作。善曰集曰。上尋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善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荆州還也。都謂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善曰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使仲維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

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善曰江崩浪而相逼。言客行既惜日月。兼崩波之上不可少留。向曰。惜日月務疾還也。崩波猶奔波也。

侵星赴早路。畢景遂前儻。鱗鱗夕雲起。獵獵

崩波於顏皮也。非奔波之謂。

晚。善本。風道。疾由。善曰廣雅曰。道急也。儻。儻侶也。齊曰鱗鱗。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善曰鱗雲兒獵獵風聲。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善曰鷗水鳥也。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然若黃霧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登艦眺淮。

甸掩泣望荆流。善曰漢書音義李斐曰。艦船前頭刺權處也。楚辭曰。長大息而掩泣。意臨海王也。荆流楚水也。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善曰絕猶盡也。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善曰兼猶三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翰曰。倏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三秋也。此皆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善曰周言憶臨海王。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誰令思復。向曰。昭自責已離家千里。客戚戚多誰令

出戶庭無怨。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誰令思復。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誰令

之古節貽此越鄉憂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之人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越違也皆明責己之詞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善曰善長水經注曰

江水經三山又相浦出馬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音潤物輕俊後之醒快

謝玄暉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鶩善曰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

歸舟雲中辨江樹善曰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應劭風俗通曰

大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善曰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歎翰曰永長也搖搖不定兒屢數也

懼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揚雄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南亭詩曰賞心惟良知

既懼得祿復合此趣矣踟躕自茲隔賞心於此善曰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秋隘遇蹏塵向曰蹏喧也至此乃與塵游隔絕而與

心事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善曰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遇會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年名譽不與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暮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銑曰

同善注眺言我雖無豹
姿且終得隱居養性

敬亭山

善曰宣城郡圖經
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星原亦作法而下法反精妙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善曰方言曰亘竟賈
誼早雲賦曰遂積聚

而合沓相紛薄而慷慨應勸漢書注曰沓合也
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向曰二回長

也合沓 隱淪既已託靈異居

善曰本
作俱然棲子新論

高兒 翰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海賦曰棲百靈
上平

蔽白日下屬帶迴谿

善曰子虛賦曰日月蔽虧
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

交藤荒且蔓 穆幽枝

居

聳復低

善曰毛萇詩傳曰木曲曰
獨鶴方朝

鏡聽此夜啼

善曰八王故事曰陸機歌曰欲聞
華亭鶴唳不可得也孫卿子曰聽

當也聽鼠名啼鳴也

深

五臣
作世雲已漫漫多

雨亦凄凄

善曰魏都賦曰窮岫葉雲日月常
巽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

冥以多雨

向曰壯猶奇也

我行雖紆組兼得

尋幽蹊

善曰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
紆屈也一日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

雖紆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尋幽隱之跡

緣源殊未極歸徑窅如迷

善曰聲類曰窅遠
望也於鳥切良

徑路窅深也

要欲追竒趣即此陵丹梯

善曰

人仙峰 魏子木
鳥歎雲雨一
布置有次第

人所祖

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
丹梯升嶠既小曾登巒且悵齊謝靈運登石門
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 齊曰要約也奇
趣謂仙奇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

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善曰西京賦曰皇

也三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銑曰若天
子之恩於我終竟止矣此登山之理無乖也

休沐重還道中五言 善曰休假也沐流

出如浮曰五日得下一沐 良曰休
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

謝玄暉 工抗是致致廢入

薄游第從告恩閑願罷歸善曰孫綽子曰或問
賈誼不遇漢文將退

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第也
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

又韋賢乞骸骨罷歸 翰曰薄游薄
官第且也從告休謁之名閑靜也 還下歌賦

似休汝車騎非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
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

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
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
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

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
家 齊曰同善注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

騎乃非 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善曰枚乘集
有臨灞池遠

袁紹也 諫賦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
潘岳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

道以寫水 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
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喻丹陽亦不可蹙去也

汜葭稍靡靡江茨他復依依善曰毛詩曰葭茨
揭揭毛萇曰葭蘆

點宗外三層

也。萎蕤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銑曰：河水際平處也。葭莩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

田鶴遠相叫。沙鵠。保。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岫。亦山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露衣。善曰：古

下沾衣裳。齊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善曰：嵇康秀才詩曰：百酒盈樽。陸機曰：日出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問我勞何事。霜沐仰清微。志

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門。作閨闈。制軒冕以著貴賤。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霜潤我仰清美之道所致。向曰：闈門也。閨門。天子

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歲華春有酒。初服。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善曰：吳都賦曰：飛也。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自是。妙。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善曰：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齊曰：京邑謂丹陽。

謝玄暉。收。諸。响。調。是。元。暉。絕。有。名。作。

灞溪望長安。河陽視京縣。善曰：王粲七哀詩曰：長安灞。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浹岸也。京縣洛陽也。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善曰：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洪池。

名。句。

也。灞。蕤。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銑。曰。河。水。際。平。處。也。葭。莩。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

田。鶴。遠。相。叫。沙。鵠。保。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岫。亦。山。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露。衣。善。曰。古。下。沾。衣。裳。齊。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善。曰。嵇。康。少。才。詩。曰。百。酒。盈。樽。陸。機。曰。日。出。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問。我。勞。何。事。霜。沐。仰。清。微。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門。作。閨。闈。制。軒。冕。以。著。貴。賤。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霜。潤。我。仰。清。美。之。道。所。致。向。曰。闈。門。也。閨。門。天。子。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歲。華。春。有。酒。初。服。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善。曰。吳。都。賦。曰。飛。也。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自。是。妙。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善。曰。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齊。曰。京。邑。謂。丹。陽。

謝。玄。暉。收。諸。响。調。是。元。暉。絕。有。名。作。

灞。溪。望。長。安。河。陽。視。京。縣。善。曰。王。粲。七。哀。詩。曰。長。安。灞。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浹。岸。也。京。縣。洛。陽。也。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善。曰。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洪。池。

名。句。

也。灞。蕤。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銑。曰。河。水。際。平。處。也。葭。莩。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

田。鶴。遠。相。叫。沙。鵠。保。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岫。亦。山。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露。衣。善。曰。古。下。沾。衣。裳。齊。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淚。賴。此。盈。樽。酌。含。景。望。芳。菲。善。曰。嵇。康。少。才。詩。曰。百。酒。盈。樽。陸。機。曰。日。出。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問。我。勞。何。事。霜。沐。仰。清。微。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門。作。閨。闈。制。軒。冕。以。著。貴。賤。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霜。潤。我。仰。清。美。之。道。所。致。向。曰。闈。門。也。閨。門。天。子。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歲。華。春。有。酒。初。服。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善。曰。吳。都。賦。曰。飛。也。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自。是。妙。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善。曰。山。謙。之。丹。陽。記。曰。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齊。曰。京。邑。謂。丹。陽。

謝。玄。暉。收。諸。响。調。是。元。暉。絕。有。名。作。

灞。溪。望。長。安。河。陽。視。京。縣。善。曰。王。粲。七。哀。詩。曰。長。安。灞。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浹。岸。也。京。縣。洛。陽。也。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善。曰。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李。尤。洪。池。

-15 235 35 880" data-label="Text">

名。句。

好句

李義山恒地物
詩云正是澄江口
德更元暉
見詩人皆也如之
去三山為善

銘曰斬臺中起列館參差
銑曰薨屋簷也參差連絕兒
餘霞散成綺澄

江靜如練喧作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

方滯淫懷哉罷歡宴善曰邯鄲甚贈伍處玄詩

祭七哀詩曰何為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看月
余旋歸哉 向日覆蓋英華也 翰曰言思歸

未果故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善曰楚辭曰

夕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 濟曰佳期謂友
朋也悵悵也何許謂不見也霰雨雪相雜也 有

情知望鄉誰能鬢善本不變善曰劉琨與

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頰黑也古詩曰還顧
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詩傳

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丹陽詩云鬢髮如雲

京路夜發五言 銑曰又自

謝玄暉素齋全在点京四後上

擾擾整夜裝蕭蕭戒徂兩善曰枚乘七發曰擾

蕭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向曰擾擾

卒迫也蕭蕭敬也 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烏泱

也徂往也兩車也 猶霑餘露團

稍見朝霞上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故鄉邈

已負山川修且廣善曰班固燕山銘曰負其貌

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 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

齊曰負遠脩長也

賞勅躬每踞局躄瞻恩唯震蕩善曰曹子建聖皇篇曰侍

臣首文奏陛下體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勅躬未

齊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踞謂地蓋厚不敢不踞楚辭曰心休惕而震蕩銑曰文奏謂官

簿書懷人懷友人也向曰勅誠躬身也踞行

踏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恩也震蕩不安也

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善曰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說文曰鞅頸

望荆山五言 乃是清詞

江文通良曰淹時授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

荆州刺史江淹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荆楚之境也盛弘之荆州記曰魯陽縣其地

重險楚之北塞南關繞桐栢西岳

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山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

桐栢山名西岳謂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

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善曰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說

文曰撓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起漲漲水大之兒也向曰言秋暮氣寒口

短也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善曰詩曰

清明兒張水也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善曰袁淑正情賦曰

喻年老君者掩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

早 另就歲晏也

二絕

杜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
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良曰玉柱
玉徽琴也掩露一聞苦寒奏再五臣使豔歌傷
舍霜謂秋夜
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曰羅
敷豔歌行古辭也銑曰言琴酒既無情撫持
當此時若一聞奏苦寒之曲則使美豔
之歌亦悲傷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且發漁浦潭

五言

全對

丘希範

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
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善曰吳郡記曰富春
東三十里有漁浦吳

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
山赤亭定山東十餘里
翰曰赤亭山名

發中流鳴鞞響沓障五臣作嶂
善曰馬融廣

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上正曰障
翰曰權歌鼓擢而歌也沓嶂重山也

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
嶄絕峯殊狀善曰
張衡

七辯曰蹊路詭怪良曰森
森荒樹齊析寒

沙漲善曰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
成嶼也銑曰森森長密兒荒樹野樹也

析析風聲善曰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去聲
善

島海中劉淵林吳都賦曰嶼海中洲上有
山石說文曰傍附也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

陟升傍信是永幽棲五臣作栖豈徒暫清曠善曰謝
靈運方

山詩曰資此永幽棲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
蒼頡篇曰曠疎曠也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

游而坐嘯昔有委卧治五臣作令可尚善曰張璠
記曰同濟

野來看家河魚
不取詩當注此

注璿音津脛音質漢書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南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濟曰後漢岑暉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璿請為功曹時謫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璿但坐嘯遲言坐嘯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卧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

早發定山

五言 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而早發 造後新峭絕之細

夙齡愛遠壑晚涖見奇山

善曰毛萇詩傳曰蒞臨也 銑曰夙齡謂

少年時也愧流標峯綠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謂暮年時職 楚辭曰

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傾壁忽斜豎絕

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

山頂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音濺 善曰尚書

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兒也 向曰漫漫平流

兒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翰曰棠櫻皆流急兒 果木名而開

發其花也花朱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善曰色如火欲然也 楚辭

曰遊子憺兮忘歸揚惲書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

喻君子 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祿而去長寄其心 眷

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善曰楚辭曰來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

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良曰言我終當

寫王逸字

顧此採芝草而服
以望九仙之道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言

善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銑曰新安郡名京邑 丹陽郡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善曰廣雅曰珍重也洞澈隨深

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五臣作傳樹百丈見游鱗

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 千仞言高也喬高鱗魚也滄浪有時濁

清濟涸無津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

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字內竭洛 涸濟滌滌於澤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書曰 津液也涸胡落切 翰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夏禹竭洛

涸濟歷滌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不曾濁不曾涸豈若乘斯

去俯映石磷磷善曰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 濟曰斯

願以潺湲水五臣作沫露君纓上塵善曰謝靈運詩去

以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雜子曰潺湲水流鳧也楚辭曰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隔喧闐濁穢

轉意新妙始
乃是遠信見姿
態第濯衣巾
典定初覺味
耳

無假浣濯衣巾請以流沫
澆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軍戎

從軍詩五首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
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
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鄭是行也
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善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
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

初又勞師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

日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上卒多樂
從廣而苦者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上曰實天
下德聰明神武左氏傳楚叔曰勞師以襲遠非
謂也周易古之神武不殺者夫何曰謂曹

頌勳德

鐵曰五詩着宜
馳騁有德
聖氣柱中塞略
壯此

公神武必下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善曰曹
操為丞

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
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立不難哉左氏

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翰一舉
曰關右關西也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

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善曰漢書曰獯鬻虐老獸
心服度曰獯鬻堯時匈奴

號也濟曰獯虜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善曰

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
如拾遺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陳賞

越丘山酒肉踰川坻
善曰六韜曰賞如高山罰
如深溪左氏傳晉侯投壺

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

軍中善本多飲饒人馬皆溢肥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飲馱也

以高勁氣駟
石為少云云

說文曰饒飽也
曰飲厭饒餘也
向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善曰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可徒行也良曰徒步乘騎也
拓地三千

里往返速如作善本飛
善曰虞丘壽王驃騎論功
詩曰王旅嘒嘒如飛如翰毛長

曰疾如飛也翰曰拓開拓也
歌舞入鄴城所

願獲無違善曰漢書曰魏郡有鄴城縣家語孔
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齊曰

日薄言旋歸也
善本曰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善曰

日大朝天子朝也
向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

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
善曰左氏傳曰賓孟適
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也
遽歸告王且曰雞其
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矣良苗穀也國語曰秦

伯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賦
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

也若君實庇陰膏澤之使
能成嘉穀薦在宗廟
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

崔駰七依曰霈若膏雨之潤良苗
銑曰同善
注祭言我雖有難懼犧之情亦欲不為人用

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
黍苗是以復願仕
也禽獸鳥獸之通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

恩之實也
竊慕負萬翁願厲朽鈍姿善本無不
此二句

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溺
耦而耕向曰伊尹負

負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
言我竊慕伊尹之
負鼎不學沮溺之耦耕厲朽鈍犁自謙也

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善曰孔叢子曰趙簡
子使聘夫子將至及

河聞鳴犢與實犢之見殺
廻輿而趣為操曰翔
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然夫子

仲宣好是性士
此教待志隨
酬且是平得
交也不錄

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翰曰同善注祭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翺翔以退居以祭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祭從

征吳作此四篇 濟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主司告以詳刑之事厲嚴也

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善曰穀梁傳曰葵秋以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

毛詩曰桓桓于征逸彼東南 向曰我君曹公也桓桓武兒東**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善曰南征謂征孫權 日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垆 銑曰被徧也**征夫懷親戚誰能無**

征夫志家

戀五臣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善曰漢書累足撫襟埤蒼曰檣帆柱曰檣韓

詩曰眷眷懷歸 向曰時祭從軍**哀彼東山人**

喟然感鶴鳴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泊泊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

歎于室毛萇曰垤蟻冢也鄭玄曰鶴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至徒頡切 翰曰祭自言**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

念室家之意喟歎聲 善曰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日月不處人誰獲安 濟曰此祭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

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善曰毛萇詩序曰周

銑曰齡年 徂往也**今我神武師暫作雙****往必速平弃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善曰左氏傳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及曰荀

乃是平之常之役
此由氣力高好勝也
多為無辜不勞而
所以切

息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屬備俱
無猜貞也 銑曰神武謂曹公也速平謂平孫
權也親睦 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 善曰毛詩
親戚也 今不素餐兮 向曰無能 夙夜自併 善曰併
而食祿曰素餐報猶雪也 夙夜自併 善曰併
若抽縈 善曰廣雅曰併恍慨也 翰曰併
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
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其心除國
疾乘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
聞金聲而退 良曰言我將被羽
先登而破敵豈敢聽金聲而止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 善曰謂孫權為
順廣川薄暮未安坻 善曰史記曰春申君曰廣
川大水山林谿谷 銑曰

方並也安坻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
謂繫舟於岸 白日半西山 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
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薄西山 蟋蟀夾岸鳴

孤鳥翩翩飛 善曰毛詩曰七月在野鄭玄曰謂
飛 征夫心多 善曰禮記曰
兒履之必有 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 善曰說
子履之必有 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 善曰說
悽愴之心 良曰高防謂戍守之地 迴

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 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
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

身服干戈事豈得 善曰孔安國尚
念所私 善曰書傳曰戈戟干

情所親也 即戎有授命 茲理不可違 善曰論語
子曰善人

如星之於天
如日之於地

自注

善云相之此里云
至君仍也

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
以成人矣翰曰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善曰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向曰

白馬津名道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道

連船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

將以四十七艘船踰於河國語曰吳王帶甲三萬人也說文曰船併舟也又曰艘船總名也

其多也艘船船也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勲善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而伯王之名可成也鋤曰率循勲功也將定舉平權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向曰惟

恨也聖君謂曹公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善曰論語謂曹公

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對曰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濟曰黎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

才而具官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善曰論語位之臣

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良曰漢光武賜陳

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然中堅卒伍之名鞠躬敬懼兒言我但敬懼於卒伍之

中微少畫策許歷為完士一言猶善作敗秦善

亦無能陳設善許歷為完士一言猶善作敗秦善

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軍中曰軍中

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

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辱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

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

文選卷之二十一

十一

可

美進
即就他受其涼
說來

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賴
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言非有奇
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子誠為完具之人能納
韋絃之教也 銑曰同善注完士猶凡士也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 善曰毛詩曰坎坎伐
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 向曰 雖無鈎刀用
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

庶幾奮薄身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冀立鈎刀
摩鈎鈎刀 翰曰言我雖無鈎刀一割
之用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 善曰悠悠南行又曰
濟曰悠悠憂也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 善曰東
也靡靡愁兒 觀漢記
曰北夷作寇 誘淮南
千里無火煙 城郭生榛棘 蹊徑無所由 善曰高

子注曰聚木曰榛 相 蒲竟廣澤 葭葦夾長流
良曰榛叢由從也 蘼 蒲竟廣澤 葭葦夾長流

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 寒蟬在樹鳴 鸛鶴摩
天游 善曰禮記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歌
曰黃鸛摩天極高飛 銑曰蘼蒲葭葦皆

水草名 向曰鸛鶴
皆鳥名摩天言高也 客子多悲傷 淚下不可收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

朝入譙郡界 曠然消人憂 善曰魏志曰武皇帝
誰人故 雞鳴達四境 黍稷盈原 善曰孟子曰
齊美之 雞鳴達四境也說文曰疇耕野 館宅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也說文曰疇耕野 館宅
治之田也 濟曰言村落相次稼穡竟野

充廩里士女 善作 滿莊 善曰韓詩曰肅肅兔
且施于中達爾雅曰六達謂之莊薛君曰廩充
交之道也 良曰充亦滿也郭外曰廩莊廩皆

自存上寫來
狀如死劫神來
極盛

道自非賢聖善作國誰能享斯休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享也
當也銑曰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善曰詩賢聖謂曹公
去汝適彼樂土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向曰客祭自謂也願留願留於誰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 以歲終耳

顏延年

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黃威寶命嚴恭帝祖

善曰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王無墜天之降

表岱系唐胄楚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也寶命天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

火海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也寶命天言天子敬畏天命尊敬先祖

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

徐州之境良曰炳明也胄猶承也海岱及淮

惟徐州即彭城東界宋高祖本彭城人故以此

明表海岱之地也宋承唐堯靈監睿文民屬睿

及楚元王後故云系承也奄受敷錫宅中

武善曰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銑曰靈神監察睿聖也

拓宇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歛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

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向曰敷

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奄受天之大賜故居

中開拓疆宇巨地稱皇鑿天作主善曰燕然山銘曰

曹植玄暢賦曰鑿天壤而作皇孝經鈞命決曰

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

膺期順乾作主善曰月竈來賓日際奉土善

曰巨徧整盡也

甘泉賦曰西壓月窟東震日域服虔曰音窟兔窟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窟曹植玄暢賦曰緇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疆濟曰窳窟也月窟西極曰開元首際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應乎下和之至也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月上也言天子布開政教之始起於正月上日也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善曰周禮曰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舜命九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皆接聯而事於此羅列皆有拴全在條有繫在俎善曰周禮曰充人次序有拴全在條有繫在俎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條三月鄭玄曰條牢中所殺除處毛詩曰繫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也向曰犧牲體完曰拴在條謂在牢中也繫清繫之物也俎祭器也

以薦善作薦饗王衷以荅神祐善曰杜預左氏傳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翰曰薦進衷善祐福也言進我天子之善以荅神靈之福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善曰禮記曰維聖人為能

皇乎備矣有事上春善曰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矣

體德昭清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于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種稷之種良曰

言天子備聖孝之道禮行宗祀敬達郊裡禮善曰

有事謂有祭祀之事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曰宗祀文王於

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裡

先祭於祖郊裡謂祭祀於郊精意以享謂之裡

金枝中樹廣樂四陳善曰漢書曰金枝銅鐙百二十枝

史記曰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

廣樂矣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

也**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善曰毛詩曰王后在天

命家宰降德于兆民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

在天陟配在京謂大王王季文王既沒精氣在

天武王能配行其道於鎬京言天子**奔精昭**

升祖考以配天下以德及衆庶也臣

照夜高燎煬晨善曰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

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

精即流星也燎焚柴煬煙也**陰明浮爍沈滌**深

也言焚柴之煙達于晨也陰明浮爍沈滌

滌善曰言宋為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

而揚光沈滌祭所祭沈滌而沈靜也尚書考靈

耀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

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司農周禮注曰

祭祭名也銑曰宋水德主北方辰星辰星為

陰明浮爍謂其光上浮也祭水曰沈祭祭名深

淪謂致誠信於善曰禮記

水也淪深水也**告成大報受釐元神**善曰禮記

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

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

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

安觸骸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祗服虔其泉宮

賦注曰釐福也良曰告其成功以

報於天遂受福於天神矣元大也

月御案節

星驅扶輪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望舒月御也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天文志曰案節

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

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

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

輪羽獵賦曰風詡詡其扶輪何曰言天福之

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駟乘木玄虛海賦曰

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撫猶攬也月有御故言

轡遙興遠駕曜曜振振善曰漢書房中歌曰雷

傳注曰振盛兒遠駕神駕也翰曰興起也

天神起自於天故云遙興也下至於地故云遠

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盛兒

樂府上

善曰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四首

五言

古辭

善曰言古詩不知作何姓名他皆類也

齊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磨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

飲馬長城窟

善曰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

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

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之

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

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銑曰長

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

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矣言

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劫奪不可控擄伊等

婦人思夫故作是行自若

青青河畔

善本作邊草絲絲思遠道善曰言良人行

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絲絲細微之

思也銑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絲絲心不絕

精誠已竭焉為其

見遠道不可思夙五臣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

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五臣作相見日

廣雅曰昔夜也字書曰輾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

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

相為言善曰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君子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

但人入門咸各有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

風海水不凝凍則不知天寒喻婦人在家不知天

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為訪問而言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客從遠

士各自保已以為娛游不能薦於賢才

方來遣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日善

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

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

為書多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善曰說文上書於絹

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銑曰何如謂何言也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

君子行五言平調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為不履見猜之地瑟有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

正冠韓曰納取也取履疑盜李也嫂叔不親授長幼不

言加餐也

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曲法當據發是字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處於平調善本無此一篇

比肩

銑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

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

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言此理甚難明

周公下白

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銑曰

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士故天下

士皆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

五言

向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遵盡離絕知友傷而為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

何長

善曰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風吹

閨闈羅帷自飄颻

善曰毛詩曰

長詩傳曰闈內

攬衣

曳長帶徒獨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

善曰長門賦曰展履起而彷徨

齊春鳥翻南

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

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

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廵

長歌行

五言

五臣有平調字善曰

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

命而下一首直敘怨情古詩曰長歌

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

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

全篇通不屬對
且句之有迷有力不
法不弱然其意高
切但細視只是兩
句之意耳

百川百然星極
恆海烈

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良曰當早崇樹事業無貽後時之歎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善曰毛詩曰湛

也。向同善注。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善曰

日恐死不見乎陽春淮南子曰光暉常恐秋節

至。焜黃華葉衰。善曰焜黃華色衰兒也。濟曰

壞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善曰尚書太傅曰

日言年一過。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善曰

不可再來。理同。雅中亦有努力。傷悲。日銑

無益。怨歌行。五言。善曰歌舒曰怨歌行古辭

餘同
向注

班婕妤。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好帝

而大幸為婕妤後趙飛鸞寵盛婕妤

失寵故有是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

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合指而色。後同音

女彪之。如少有才學。善曰漢書曰羅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善曰漢書曰羅

日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荀悅曰齊國

獻紈素。縮子為三官服也。翰曰紈素細絹

善曰紈素細絹。善曰紈素細絹。善曰紈素細絹

善曰紈素細絹。善曰紈素細絹。善曰紈素細絹

善曰紈素細絹。善曰紈素細絹。善曰紈素細絹

善曰紈素細絹。善曰紈素細絹。善曰紈素細絹

善曰紈素細絹。善曰紈素細絹。善曰紈素細絹

至涼風善作奪炎熱善曰古長歌行曰常恐秋
也銑曰奔搶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向曰果見
懼寵之移笥盛肩遺擲矣篋
之箱人擬作

樂府二首

短歌行四言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
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

魏武帝詩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
任使舉孝廉而為郎遷南頓令後封
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
餘年手不捨卷畫則講軍策夜則思
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

善曰此古傷詩
行多教以班班怨
怨乃多得傷怨
怨長四字之解

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謚魏武風格蒼勁固在
為武皇帝翰同善注多事德思上

看他下多何等
伶仃態有過人
處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善曰左氏傳曰俟譬如朝
露去日苦多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
日逝去朝露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
康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
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
或云黃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
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銑曰慨慷歎也向
曰杜康古之造酒者在此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篇斷以為酒名未知孰是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
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翰曰
子衿詩國風也俱在學校之中青青衿青領者也
其心悠悠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善本無此二句
謂相思也良曰君為知友

文選卷三十一
樂府二首

也沈吟喻
深思之意
鹿鳴食野之華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善曰毛詩小雅文也
草呦呦然而鳴相呼而食以興喜樂

賓客相招以盛禮也
鄭玄云苹蘩蕭也
濟曰喻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魏武帝思此事

故引是詩也以結義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
括憂

於文之意無妨害也
從中來不可斷絕
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

用相存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云越陌度阡
翰曰阡陌皆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

恩
善曰毛詩曰死生契闊漢書曰張賀思念舊
恩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

也
月明星希鳥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善曰日月明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
銑曰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削而忠信之士游行當

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害
之必至亦如鳥鵲而樹求其可託之枝

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善曰管子

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
厭人故能成其衆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

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以魯
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

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
命讖曰河授圖天下歸心向曰山海所以不

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
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

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有慕此因為戒焉

子瞻有味乎此

順曰此托程西方

美人之思而末句

一生居裏者亦復

何事巨君子托文

王也

撒曰極致給人

出托宜念

出托宜念

苦寒行

五言 五臣有清調字

善曰

因行遇寒而作 經以老莊樂歷之有也 古曲有清調氣

北上太行山 艱哉何巍巍 羊腸阪 詰屈車輪為

之摧 善曰 呂氏春秋曰 天地之間 上有九山 何

內野 王縣北也 羊腸其山盤行如羊腸 在太原

晉陽北 高誘注 淮南子曰 羊腸坂是太行 孟門

之限 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 齊曰 艱難

也 魏巍 高兗山 坂屈盤如羊腸之形 宜陟此山

車輪為 樹木何蕭索 善作 北風聲正悲 能罷對

我蹲虎豹 夾路啼谿谷 少人民 雪落何霏霏 善

下莫不延頸舉踵也 我心何怫鬱 思欲一東

歸 善曰 楚辭曰 怫鬱兮不陳 東歸言 水深橋梁

絕中道 善作 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 薄暮無

五臣 宿栖 善曰 楊雄琴情英曰 行行日已遠 人

馬同時 饑擔囊行取 五臣 薪斧冰持作糜 善曰

擔囊而趨 向曰 囊謂袋也 薪謂柴 悲彼東山

詩 悠悠使我哀 善曰 詩云 我徂東山 滔滔不歸

翰注 同 樂府二首 善曰 詩云 我徂東山 滔滔不歸

昭奇 善曰 得清 切骨 動而色 古 行 御 獲 李 勣

音待 傷 悲 如 聖 曰 嗟 通 字 但 似 曰 陰 為 為 情 曰 必

善哉行

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行善曰歌

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

歎美之辭也

魏文帝

山上采薇薄暮苦饑

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

歸何憂古豔歌曰居貧衣單薄腸中

常苦飢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

霜露沾衣野雉羣雉

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

無方人莫之知善曰言高山之有崖林木之有

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死曰莊辛謂襄成君曰

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

不知濟曰言山崖木枝衆

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

為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

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

今我不樂日善

歲月如馳善曰毛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者但為其日湯湯傷川作中流中有行舟隨波

轉薄迴轉有似客游湯流兒策我良馬被我輕

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

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

七言古詩罕有
此如暢以四五言風
長長如白押韻
却是相與對而後
詞仍是系有古
人教之故曰

乘肥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愉娛以忘憂又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

燕歌行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死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善曰楚辭

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善曰禮記

心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善曰禮記

裳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善曰宋玉風賦曰臣

漢西流夜未央善曰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

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恨

河梁善曰史記曰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織女

會同矣銑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

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兒也賤妾鞫鞫守口箝切銑曰慊慊心不足兒也

大漢 牽牛織女 河梁 會同矣

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復如此矣牽牛星河鼓星是也

樂府詩四首

五言世謂才大為詞大者

箜篌引

善曰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

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

曰箜篌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欲使知友存交情為善事及時行樂以保

其天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

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也

中厨辦豐膳烹宰肥牛善曰

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聲類曰宰治也

良曰膳食烹煮也秦箏何慷

慨齊瑟和且柔

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

不鼓瑟也

陽阿秦竒舞京

洛出名謳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

善謳

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善曰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

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二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翰曰爵酒杯也

庶羞衆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善曰史記曰

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齊曰古人之宴有奉金為壽者或稱萬歲者賓

主故以此

又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善曰論語曰

相酬焉

又要不忘乎

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良曰：又要又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善曰：周易也。左非也。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善曰：周易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馨折。向曰：馨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德曲躬於人，固無所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五臣作百年忽我適，生在五臣作萃屋處零落。歸山丘。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燿洞房，古董逃長詩傳曰：適終也。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翰曰：適猶疾也。濟曰：零落，謂亡沒也。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亦何憂。善曰：傳曰：子產曰：人誰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良曰：先民，古人也。

名都篇

五言。善曰：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銑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也。居篇之首，故以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

且鮮。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史記善作。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

劍有千金之價。向曰：妖美。關雞東郊道，走馬

長楸。善曰：漢書：陸弘少時好關雞走馬。翰曰：郭外曰郊，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

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濟曰：未至攬弓捷鳴

鏑。長驅上南山。善曰：儀禮曰：司射摺也。楚甲切，漢書曰：匈奴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

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銑曰：捷

前半白馬篇意
後半學堂引

引也鳴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

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發矢曰縱兩禽雙

者鳥獸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善曰毛詩曰

通稱玄云鳶鴟屬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賦曰舞

者稱麗翰曰咸歸來善作宴平樂美酒斗十

千善曰平樂觀名濟膾鯁子胎鰕炮善作

鼈炙熊蹯音煩善曰毛詩曰炮鼈膾鯁蒼頡

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

國所為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膳

熊蹯不熟良曰鰕魚名也鰕雁也鰕魚鳴儔

名鰕腹有胎在腹也炮燒也熊蹯熊掌也

嘯匹侶善作列坐竟長筵濟曰鳴嘯皆命呼也

引竟盡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善曰漢書曰

筵席也外尚穿域踰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

解詁曰鞠毛丸可踰戲鞠巨六切史記曰魏公

子賓客辯士說王萬端向曰連翩輕迅白日

兒擊鞠今之打毬捷疾也萬端言多妙也

西南馳光景不可攀良曰攀留也言此者雲散

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善曰舞賦曰駱驛而歸雲

也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也

終日若此其奈國之事何

美女篇五言善曰歌錄曰美女篇齊瑟

子既有美行上願明君而事之若

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甄錄列極意
又不失樂為年

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五臣作西字音先協

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柔條紛拏。葉

閑幽閑也。向曰：妖美閑麗也。

落何翩翩。翰曰：柔條嫩枝也。拏，

動兒翩翩飛兒也。拏，袖見素手皓

腕約金環。善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釵鬢佩翠琅玕。善曰：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

名之琅玕石而似玉。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秦國，有洲在漲

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

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良曰：羅衣，何

交絡也。珊瑚亦珠也。木難，碧色珠也。

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

蘭。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行徒用息駕

向曰：還轉也。言蘭者取其芳香。

休者以忘餐。善曰：慎子曰：毛嗇西施衣以玄錫

則行者止。杜篤，襖祝曰：懷秀女使

不餐。翰曰：休止也。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

路，高門結重關。善曰：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

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曲臺臨大路。列子

曰：虞氏，梁之富人，高樓臨大路。濟曰：端，隔也。

重關重門，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善曰：神女

言結閉也。

若白曰：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

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

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

安。善曰：周禮有媒氏之職，爾雅曰：安定也。銑

如月峰以安字
未安日

文選二十七

二十七

愛

以玉帛。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善曰楚辭曰：聞佳人兮召

予。濟曰：佳人慕義求賢，志實難拔，以喻君子非禮不苟合。衆人徒。善作嗷。

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善曰

答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歎息。翰曰：衆人徒嗷嗷喧

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采。向曰：盛年之人既

不與偶，則中夜起歎息矣。言中才之人雖有慕

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竟不至矣。

白馬篇五言。善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

曲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善曰：古雜敷行曰：青

頭說文曰：羈，絡頭也。銑曰：羈，轡也。連翩，馬馳兒。借問誰家子，幽并遊

俠兒。善曰：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曰：布衣少

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善曰：幽通賦曰：維朔野

流沙也。翰曰：揚其騎射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宿昔秉良弓楛矢

何參差。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

乘執也。楷矢竹箭也。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

善曰：班固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感動北鄰。毛詩曰：發彼有的的，射質也。即鄴淳藝經曰：馬

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二枚。良曰：控引也。左的射的，月支射帖也。言妙皆能摧破。仰

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善曰：凡物飛迎前射之

日接猱後屬也。銑曰

猱獲類俯低也散狡捷過猴猿勇剽妙若豹螭

馬蹄言馳驚也勅知善曰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勅離切

方言曰剽輕也向曰狡健捷疾也剽猛也

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善曰長楊賦曰

翰曰謂匈奴檄從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

奴左顧陵鮮卑善曰漢書曰匈奴其先夏后氏

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侵也濟曰羽檄徵

兵之書也厲策也登高隄望寇也銑曰蹈踏

陵侵也鮮卑匈奴也弃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向曰端際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善曰鄭玄毛詩行編

作壯士誓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

如歸善曰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

不若王子城也良曰捐弃也

王明君辭五言并序

石季倫善曰滅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

至衛尉卿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

王明君者本是五臣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善作焉善曰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

也年十七獻元帝滅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

同向注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

五臣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作明君配焉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

也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道路之思善曰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

善注琵琶樂名其送明君亦必五臣爾也其造

新之善本曲多哀怨之聲濟曰自是造故瑟於

紙云爾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善曰漢書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向曰我辭訣未及

終前驅已抗旌善曰曹子建應詔曰前驅舉旌

引路者抗舉也旌旗類僕御涕流離鞍馬悲且

鳴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

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鞍馬顧悲鳴

良曰流離涕哀鬱傷五內泣淚霑善作珠纓善

流兒鞍車鞍哀鬱傷五內泣淚霑善作珠纓善

日已遠遂造到匈奴城善曰魏文帝苦哉行曰

飢翰曰延我於穹廬加我闕於氏名善曰

造至也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

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音義曰旃

帳也蘇林曰關氏音焉支如漢皇后殊類非所

向曰穹廬猶帳也關氏單于后名父子見

安雖貴非所榮善曰殊類異類李陵答

陵辱對之慙且驚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

陶莫舉立為復系若薶單于

復妻王昭君注二女也良曰殺身良不易默

蓋以女嫠匈奴故對之慙驚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

默以苟生賈誼弔屈原曰吁嗟默言墨子曰哀

公迎孔子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曰何

與陳蔡異孔子曰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

義也濟曰默默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善

隱忍兒苟且也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慮憤鬱

蔡琰詩曰心吐思兮曾憤盈翰曰盈滿也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退征善曰魏文帝喜霽賦

六翻而輕飛高誘曰氏春秋曰征飛鴻不我顧

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蠶上英善曰毛

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迴行兒良曰玉英

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

朝華不足歡其與秋草

并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

樂其以其身與秋草俱凋墮不願生居匈奴之

中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有愛女遠嫁為張

掖太守蕭咸妻

